

定本尚書大義

藏園題



古文偽書考

吳闓生輯

孔疏云伏生所傳者謂之今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等二家所傳及後

漢末蔡邕所勒石經是也孔安國所傳者謂之古文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

融等所傳是也然劉向作別錄班固作藝文志劉歆作三統歷皆不見孔傳

賈逵馬融服虔杜預亦不見也鄭玄亦不見之所得傳者三十三篇古經案

伏生之二十八篇分堯典為舜典分皋陶謨為益稷
分盤庚為三篇又分顧命為康王之誥共多五篇亦無其五十八篇及傳

說絕無傳者至晉太保鄭冲以古文授扶風蘇愉案此即今之偽古文也愉授天水梁

柳即皇甫謐之外弟也柳授城陽臧曹曹授郡守子汝南梅賾賾為豫章內

史遂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時已亡失舜典一篇案此謂安國之傳非謂經文晉末

范甯為解時已不得焉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興於大航頭得而獻之議

者以為安國之所注也值方興有罪事亦隨寢至隋開皇二年購募遺典乃

得其篇焉

12
2
綫裝

隋書經籍志云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其所傳唯二十九篇

案二十九篇舊說或

謂加入後出之泰誓或謂並書序數之先大夫嘗謂書序分篇與伏生不同此今文無序之證今据近出土之熹平石經殘文有文侯之命第二十八云

云書序若自下二十九篇宜在經文之末不得在首然則二十九篇不並數序明矣自餘絕無師說晉世秘府所存有古

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并亡至東晉豫

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方興於

大桁市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

案此即舜典首

之二十八字也於是始列國

學

吳才老云安國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佶屈聱牙至有不可

讀者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遂定爲二體其亦難言矣

朱子云某嘗疑孔安國書是假書兼書序亦可疑卻是晉宋閒文章况孔書

是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不曾見可疑之甚

吳草廬云伏書雖不盡通然辭義古奧其爲上古之書無疑枚賾所增二十

五篇辭製如出一手。采輯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先漢以前之文。夫千年古書。最晚乃出。而字畫略無脫誤。文勢略無齟齬。不亦大可疑乎。

梅氏鷺云。先漢之古文。實爲安國之家傳。而東晉之古文。乃自皇甫謐而突出。何者。前乎謐而授之者。曰鄭沖。曰蘇愉。曰梁柳。而他無所徵也。沖又受之何人哉。沖愉等有片言隻字。可考證哉。此可知其書之杜撰於謐。而非異人一也。後乎謐而上之者。爲梅賾。而賾乃得之梁柳。柳即謐之外兄。亦可知謐之假手於柳以傳。而非異人二也。又曰。允執厥中。堯之言也。夫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先儒以爲所以明乎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自今考之。此三言蓋出荀子。荀子稱爲道經。初未嘗以爲舜之言。作古文者。見其首稱舜之治天下。遂直以爲舜言。又以道經但言人心之危。道心之微。於是復鈔略荀卿前後之文。而得精一兩字。攘以爲己有。

歸熙甫云。今伏生書與孔壁所傳。其辭之不同。固不待於別白而可知。昔班固志藝文。有尙書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古經漢世之僞書。

案此即逸書十六篇。非僞也。

別於經。不以相混。蓋當時儒者之慎重如此。而唐之諸臣。不能深考。猥以晚晉雜亂之書。定爲義疏。而漢魏專門之學。遂以廢絕。

郝敬云。孔書諸篇。辭義皆浮泛。如伊訓不切放桐復亳。說命不切帝賚良弼。君陳畢命。不切尹東郊。其他皆然。轉移變換。皆可通用。古史典要。決無此病。王柏云。孟子引堯舜。今皆載於舜典。有以證孟子所讀未嘗分也。孔壁之分。以冊書舒卷之長分之。無他義也。自姚方興以二十八字加於慎徽五典之上。然後典分爲二。勢不得合矣。且立德二字。六經無此語。此莊老之言。晉宋所尙。

鄭曉云。姚方興二十八字。曰若句襲諸篇首。重華句襲諸史記。濬哲掠詩長發。文明掠乾文言。溫恭掠頌那。允塞掠雅常武。立德掠淮南子鴻烈。乃試以

位掠史伯夷傳正見其蒐竊之蹤

閻若璩云。慎徽五典。直接帝曰欽哉之下。文氣連注。如水之流。雖有利刃。亦不能截之使斷。至姚方興出。妄以二十八字橫安於中。而遂不可合矣。今試除去讀之。堯既嫁二女於舜。初而歷試。既而底績。終而受終。以殂落終堯。以陟方終舜。何等渾成。再試析爲二。帝曰欽哉。何以蹶然而止。慎徽五典。何以突如其來。不可通者固多矣。

王充耘云。堯典舜典。雖紀事不一。而先後布置。皆有次序。臯陶益稷。雖各自陳說。而首尾答問。一一相照。獨禹謨一篇。雜亂無序。其閒如益贊堯。安得爲謨。舜讓禹。當名之以典。禹征苗。當名之以誓。今皆混而爲一。殊與餘篇體製不類。又蔡仲之命。絕與太甲篇相出入。言天輔民懷。即是克敬。惟親懷于有仁之說。爲善同歸于治。即是與治同道。罔不興之說。吾意古文止是出於一手。掇拾附會。故自不覺犯重耳。

王懋竑云東晉所上之書疑王肅東晉皇甫謐輩所假作其時未經永嘉之亂古書多在採摭綴輯無一字無所本特其文氣緩弱又辭意不相連屬時事不相對直有以識其非真而古聖賢之格言大訓往往在焉有不可以廢者至於姚方興之二十八字直當黜之無疑耳

莊存與云古籍墜湮什之八頗藉僞書存者什之二大禹謨廢人心道心之旨殺不辜寧失不經之戒亡矣太甲廢儉德永圖之訓墜矣仲虺之誥廢謂人莫已若之戒亡矣說命廢股肱良臣啓沃之義喪矣旅獒廢不寶異物賤用物之戒亡矣罔命廢左右前後皆正人之美失矣今數言幸存皆聖賢之至言尤苛癢關後世

閻若璩云漢書藝文志言孔安國以古文尙書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楚元王傳亦云逸書十六篇古文篇數之見於西漢者如此而梅賾所上乃增多二十五篇此篇數之不合也杜林馬鄭皆傳古文者據鄭氏說則增多者

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典寶湯誥咸有一德伊訓肆命

原命武成旅獒罔命凡十六篇

案今文古文堯典舜典皆本爲一篇何以鄭氏逸書又有舜典之目如今文顧命古文分

爲康王之誥然不得以康王之誥列於逸篇也且古文逸書雖無師說而相傳數百年馬鄭諸儒皆能言之何以九共汨作肆命典寶之屬絕無片言隻

詞流傳於今者而九共有九故亦稱二十四篇今晚出書無汨作九共典寶

等案汨作九共非作僞者所能造故不敢爲其他易爲者復增入之

此篇名之不合也康成雖云受書於張

恭祖然其書贊曰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亦好此學則其淵源於安國明矣

今晚出書與鄭名目互異其果安國之舊邪

錢大昕云古文尙書初得之屋壁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古今文本不相遠以

此證彼易於開闡若增多之書既無今文可相參考雖亦寫定而不爲訓詁

故馬季長云絕無師說也自東晉古文出乃有安國承認爲五十八篇作傳

之語夫使安國果作傳則都尉朝庸生輩必兼受之何以馬鄭以前傳古文

者皆止二十九篇已哉

以上采錄姚永樸所輯

定本傳書大義
案逸書絕無師說者。以其古奧難明也。若如今之僞書。人人可通。何至絕無師說乎。且既曰絕無師說。則安國之傳出於僞造。更不待言。今將僞書二十五篇原文全錄于後。并采諸儒所考定評語。以資觀省。

大禹謨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

此與舜典起首之二十八字。皆依堯典篇首之文而仿襲之。不知古人斷無如此印板文字。如臯陶謨首亦有曰若稽古四字。而其義例已自不同。如果有舜典禹謨。其文亦必各各不同。斷不能與堯典如出一律。且既以重華爲舜名。文命爲禹名矣。又加以協于帝。敷于四海云云。俾其詞句不可劃分。又何說哉。蓋作者明知堯名放勳。舜名重華。禹名文命之說。而放勳二字。或以爲史家贊堯之詞。不作名號解。於是放依其文。而又連下文讀之。以存其依違兩可之見。眩惑後人。正見其中無定主也。舜典之二十八字。與大禹謨

顯出一人之手。世謂二十八字至姚方興始上。故尤排斥之。不知無此二十八字。則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亦無由譔出也。堯典本一篇完整文字。今於帝曰欽哉下割斷。硬插入二十八字。妄矣。書序云作大禹臯陶謨。即謂今之臯陶謨也。故曰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臯陶謨。其義備見於今臯謨篇中矣。於臯陶謨外。又別譔大禹謨篇。亦妄也。若如偽篇禹謨。先從禹益叙起。序何以首言臯陶矢厥謨乎。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此語上無所承。何人之言乎。若以爲禹言。連上祇承于帝讀之。則禹何故突發此論乎。古人豈有此突入無根之文也。梅云。后克二語。本論語爲君難

爲臣不易。敏德二字。襲康誥不則敏德也。

以下各家之言皆采錄王先謙所輯

帝曰。兪。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

帝言與上文并不針對。梅云。野無遺賢。見詩小序。萬邦咸寧。見易傳。

稽于衆。舍已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每句意緒皆不銜接。不相貫串。僞書皆是此病。因其雜采諸書。輯而成之。勢不能貫串銜接也。梅云。舍已從人。襲孟子。不虐無告。襲左傳。不虐幼賤。無告二字。襲孟子。惟帝時克。襲惟帝時舉。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

全是一片諛詞。殊屬無謂。奄有四海。爲天下君。措詞淺陋。即以譽堯。亦不得當。不知桀紂亦奄有四海。爲君者也。下又截斷。茫無所承。言此何爲乎。惠棟云。呂覽引夏書。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後漢書。黃瓊疏。皇乾眷命。詩。奄有九有。今案。呂覽之詞。高古多矣。廣運。乃神者。必廣運而後神。此殊失其意也。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惠云。御覽引尸子曰。舜云。從道必吉。反道必凶。如影如響。案此誤用爲禹言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

此以戒舜邪。舜未必有遊逸淫樂之事。舉十六相而去四凶。亦可謂勿貳勿疑者矣。戒人者宜取其所短而箴之。不必就其所已行而更爲之瀆告也。

梅云。詩用戒不虞。無逸罔淫于逸。淫樂字本莊子。戰國策引書云。去邪勿疑。任賢勿貳。禮記疑事毋質。

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惠云。後漢書崔駰傳引書矜矜業業。無怠無荒。王先謙云。商頌莫敢不來。

王。案所引皆是格言。唯皆無端而發。又上下不承貫耳。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

梅云。此一節全宗左傳。文六年傳。邾文公云。命在養民。

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

定本傳書大義
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梅云左文七年傳。郤缺曰。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又云。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左襄二十八年。晏子曰。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姚際恒云。使書文如此。郤缺何必屑屑釋之。程廷祚云。離騷啓九辨與九歌。王逸注。九辨九歌禹樂也。禹平水土以有天下。啓承其志。續叙其業。故九功之德皆可次序而歌。觀此九歌作於夏有天下以後。非禹所當告舜者矣。案周書祭公篇。唯天貞文王之董用威。

帝曰。兪。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案此襲臯謨廸朕德時乃功惟叙。而臯謨決無萬世永賴之諛詞也。典謨皆交儆之言。何嘗互相諛頌如此。梅云。左僖二十四年。引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

此全襲堯典之文。古史必不前後印板如此。且耄期倦勤。尤非聖人之言。舜年百歲。尙陟方乃死。豈有倦勤之一日乎。惠云。旄期字出禮射義。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臯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

閻云。左莊八年傳。夏書曰。臯陶邁種德。德乃降。杜注。臯陶句曰。夏書逸書也。孔疏。杜謂德乃降爲莊公語。言人苟有德。乃爲人所降服也。作僞者不察。并入大禹謨中。案德乃降。降當讀洪。猶云德乃大也。孔疏爲人所降服亦誤解。

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惠云。左襄二十一年傳引此云。將謂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

王云。左襄二十四年。引夏書曰。念茲在茲。言順事恕施也。非指臯陶言。

帝曰。臯陶。惟茲臣庶。罔或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

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帝又譽臯陶尤可不必豈因臯陶不得禪位而以此慰之邪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乃舜命象語今改數字而移之于此其迹顯然汝作士五刑五教皆襲取堯典時乃功襲臯陶謨

臯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臯陶又諛帝亦甚無謂梅云罰弗及嗣二句用孟子罪人不孥仕者世祿左襄二十六年傳引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惠云刑故無小二句見王充論衡蘇輿云蘇子瞻刑賞忠厚之至論引傳曰賞疑從與罰疑從去又御覽引尚書大傳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與其增以有罪寧失過以赦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梅云。荀子大略篇。舜曰。維予從欲而治。

帝曰。來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案即禪位亦不必用此諛詞。堯典何嘗有此。直是魏晉間禪代九錫之文耳。泝水警予。見孟子。梅云。老子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梅云。荀子解蔽篇。引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又曰。舜之獨傳者一也。自古及今。未有兩而能精者也。此其精字一字之所自來也。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見論語。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

與守邦。

此下雜寫格言。全不串。又全是無根妄發。惠云。荀子無稽之言。不見之行。不聞之謀。君子慎之。案衆非元后何戴二語。見國語引夏書。

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閻云。四海困窮。欲其恤人之窮。天祿永終。欲其承天之祿。漢人用此文。義皆如此。作者誤連爲一。故上著欽哉云云。而不知其誤也。王云。僞傳勤此三者。則天之祿籍長終汝身。仍依古訓。與僞經非出一手。

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惟口句不知何以置此。朕言不再。乃儆告罪責之詞。非此文所宜用也。惠

云。墨子尙同篇。先王之書術令之道曰。惟口出好興戎。

案術令之道古書篇名非禹謨也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

案此尤荒誕。直以天下爲兒戲矣。堯舜禹相與如彼之不易也。可以枚卜之。